

格调 学养 精神

——纪念周善甫先生诞辰110周年

云南省书协

2024年是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周善甫先生诞辰110周年。周善甫先生是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分会(今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的几位发起人之一。今天我们回顾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不仅是表达对先贤们的缅怀和敬意,更是着眼于如何从周善甫先生等文化前辈们矢志不移的奋斗历程和坚持不懈的创作探索中得到启迪,一方面深入传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另一方面是深入生活、以扎根人民为创作根本,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云南书法艺术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书法这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国粹,也焕发出勃勃生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一批批书法爱好者纷纷拿起毛笔临帖习字,书法艺术之花开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80年5月5日至9日,首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随后,全国多个省区市的书法家协会相继成立。消息传来,在祖国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几位德高望重的书法界老前辈开始行动起来,年近古稀的李群杰先生首先邀约了著名书法家周善甫和刚刚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的黄继龄、军旅书法家尚文以及宣伯超、周岳年、莫耀宗、易问耕等一起,向有关方面反映,建议组建云南的书法组织。1982年底,经云南省文联党组研究,决定设立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分会筹备组,由李群杰担任组长,周善甫先生当时在滇南的个体工作,没有过多参与筹备组的具体工作,但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分会的发起人之一,周善甫先生与李群杰、黄继龄、宣伯超、周岳年、尚文、王白纯、莫耀宗、易问耕等前辈为云南书法艺术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周善甫(1914—1998),名颢,后改名凡,以字行,晚号六松堂老人,纳西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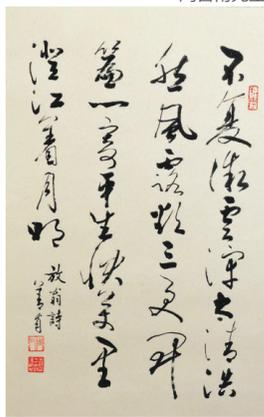
南丽江人,其祖周兰屏、其父周冠南都是清末光绪年间的举人,也是近代边地兴新学的先驱。他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便秉承家学开始临帖练字,从唐楷入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壮年时代由于历史原因,加上为生活奔波劳顿,他没有机会继续砚田挥毫。直至1986年退休前,善甫先生都很少有书法作品问世。今年所能见到的《行书白居易竹歌直屏》《行书西湖游记》《行书杜甫登高诗帖》等不多的几件作品,是他年过半百时有数的墨迹。

善甫先生于古稀之年回到昆明定居,那时全社会兴起了“书法热潮”,善甫先生的务实精神和对弘扬书法艺术的责任促使他积极投身其中。书学界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善甫先生对书法的思考与研究逐渐成为有意识的行为,此时他的书法已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早年的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哥哥、纳西族著名画家周霖的影响,书风源自“二王”和唐寅《行书落花诗》等的笔意。而古稀之年的周善甫先生有意识地把“简草”作为他专注的一种创作型书体来进行系统性研究,从行笔到结字都与过去的书风有了很大的变化。与他哥哥明显的区别在于,周善甫先生的书法行笔变化不多,但由于文气十足,故显得蕴藉流畅;善甫先生的书法笔墨劲健奔放,由于有着深厚的素养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因而显得苍深老辣、清正超迈,尤其格局大气。在周善甫先生晚年研习草书的过程中,为规范草书的写法,借鉴于右任《标准草书》的体例,以“简便、力求美”的原则,相继、整理规范了常用字三千余个,编成《简草谱》(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很受欢迎,后多次再版,为推广“简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国书学界很多专家都认为,周善甫先生的《简草谱》推出为近代简化字推行后的书法学术界填补了一项空白。此时,周善甫先生的书法也日趋成熟,其艺术成就开始为社会所公认。

完成了《简草谱》撰著后,善甫先生



周善甫先生



周善甫书法

治学的重点转移到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上来,尤其是在推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进程方面,他下了大功夫的。这一时期,年过七旬的周善甫先生在昆明翠湖北岸31号那间由他命名为“六松堂”的寓居书房里日日埋头著书立说,先后撰著了《春城赋》《骈拇词辨》《大道

之行》和《老子意会》等百万字的文学文章和哲学思想性论著,其中:《大道之行》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学家黄枬森教授评价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他赞誉善甫先生“是一位生活在祖国边疆却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文化作出贡献的纳西族文化人”。首都思想理论界也称赞周善甫先生是“艾思奇之后又一位具有原创思想的哲学家”,称他为“一代哲人”。梁漱溟、马曜、李霖灿、李璉、王天玺、张晓林等我国学界著名人士,对善甫先生的学术思想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一时期对于善甫先生而言,书法仅作为著述疲劳时休息放松的消遣,正是因为以这样一种心态在写字,其书法不求工而自工,由纯熟返生涩,平淡天成。加上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其素养、其精神自然而然融入笔端,意在笔先,谈他的书法作品,让人感受到行笔是那么的清正融和,感受不到一丝火燥气;谋篇布局更是浑然自成,寻觅不出刻意做作。其书境直臻“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高妙境界。周善甫先生此时的书法更具文士所独有的大气从容、苍朴清正的風格,被学术界推崇为“一代学人书法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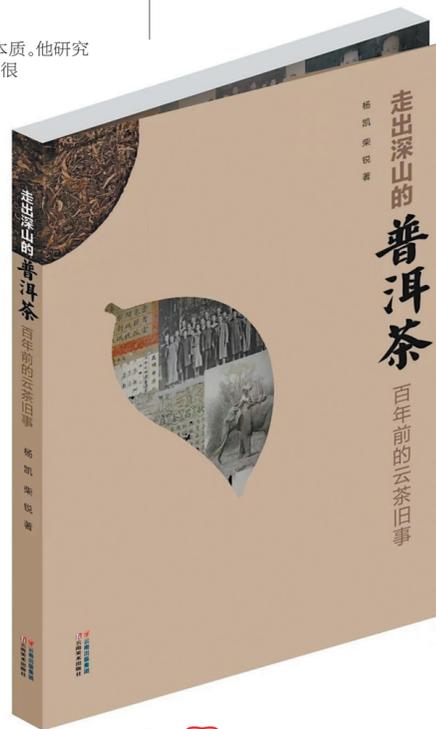
在我们的印象中,周善甫先生则不以书法家自居,他晚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算不上是书法家。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他曾说自己甚至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去刻意临帖习字、去悬腕苦练,但周善甫先生在书法史上确实是一位功力深湛、成就卓越的书法家。他的生饱饥寒,但正是那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铸就了他超拔、自然的书风,他的书法中没有所谓“书法家”常有的俗气和习气,有的更多是大学问家所独具的那一股清刚之气、儒雅之气。善甫先生的一生并不以研究书法艺术为目的,但却也印证了中国书法所特有的“艺术性”与“非

艺术性”共有的二重性本质。他研究书法所花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甚至也非各体皆能,但善甫先生字外的功夫和修养极深,正因为“功夫在书外”,使其书法的格调和境界达到了当代多数书法家所未能企及的“恬淡冲融”的高妙境界,这种现象真让人沉思无限也感慨无限。

笔有情、墨有情,“偶然适意,清风与日”是周善甫先生的书法给世人留下的最深远的印象。这样的书法已从艺术上升到哲学的境界,所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周善甫先生的书法有一种卓然的精神,学人的气格,能坦然对世界,朗朗照乾坤”。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前提在于文化传承。“知所从来,方有根基。纵观周善甫先生的治学和书法创作实践,对于我们后辈学者是十分有益的。周善甫先生的书法艺术之路,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命题:书法是艺术?是学问?抑或二者都有?其比例如何?如果周善甫先生沉浸于书法研究的时间再多一些,是否会更像一个“书法家”些?书法成就又会如何?失却?得耶?

周老的书法是可以传世的,因为其内含的人文精神是不朽的。



娜嫫颖珍

溢满风情的云茶故事

王永刚

杨凯新作《走出深山的普洱茶:百年前的云茶旧事》近日由云南美术出版社重点推出,并入驻云南省图书馆“普洱茶文化图书馆”。

作为长期致力于云南茶业历史研究的代表性作者,杨凯的《号级古董茶事典:普洱茶溯源与流变》《普洱茶故事集茶庄茶人茶事》《从大清到中茶:最真实的普洱茶》,都是研究云南茶业历史必读经典。新书延续了杨凯写作的一贯风格,字斟句酌中说的严谨可靠的正史,字里行间的叙述更接近于散文化的娓娓道来,云茶故事讲得如茶馆听书般妙趣横生。整书内容深入浅出,史料丰富扎实,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书。

《走出深山的普洱茶:百年前的云茶旧事》共分为《昆明茶馆散记》《茶诗漫读》《茶史茶庄记》《过眼录》四个章节及附录《云南茶业重点城镇茶庄表》。

《昆明茶馆散记》是以昆明茶馆为切入点,对昆明茶馆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茶园、闲茶馆、茶社茶公会、下棋茶馆、评书茶馆、清唱茶馆、斗雀茶馆、大华交益社的经营业态到消费者特点、读罢,对历史上昆明茶馆有了直观可感的认识。其中的《寻找汪曾祺泡过的茶馆》,阅读文本过程,就像跟在杨凯身后一同在翠湖周边巡游,汪曾祺的茶馆世界以及西南联大时期昆明茶馆风情浮现眼前。

《茶诗漫读》则是对历史上和普洱茶相关茶诗的选读,茶诗作者包括:担当、张汉、刘大坤、史念祖、刘璋、黄炳堃、张学智等,另外还收录了民间采茶歌。既有文人唱和与自己表达,也有民间百姓的真实声音。

《茶史茶庄记》作为本书重点章节,涉及贡茶、外国眼中的普洱茶、普洱茶与世博会及云南各地的茶业发展情况及茶庄历史。其中关于凤庆、文山、宜良等地茶业及清末英国人眼中的普洱茶和《普洱茶亮相世博会》的史料和趣事介绍,以更广博的视野丰富了对普洱茶的认知。

《过眼录》则是对普洱茶重要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解读。其中的《荣生茶庄》为读者解开了对特定茶品出现年份的困惑,《戎家故事》在平淡中展现了戎氏对品牌建设的执着追求。

细读全书,通过融合档案和戏剧手法,每个章节不仅充满阅读趣味,更生动地传递了普洱茶的历史与文化。这部书不仅适合作为深入研究的资料,为广大普洱茶爱好者带来别样的探究和阅读乐趣,同时会为普洱茶的传承与弘扬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丰富茶文化研究的宝库。

叙说的过去,展现的是新史。对历史的追问不可能只有唯一的答案,而是通过一种解释,力图在回望中为当下找到某种与未来的关联,让一切思想与历史同步,让岁月的瞬间变得通联而鲜活,杨凯的茶书,总给人这样的阅读享受。

诠释多维的爱

——读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

王焱

的或明媚温暖或欺骗背叛,而是一种消解了爱与不爱、幸福与不幸,处于中间地带的灰色的“爱”。这些爱是那么熟悉,习以为常地容忍了它的存在不以爱为意,习以为常地容忍了它的存在不以爱的枷锁,束缚了身心和灵魂,她们幽禁在困境之中却“说不出道不明”。有的是浑然不觉,有的是顿悟后又不知该走向哪里。

爱, Amor, 葡萄牙语(巴西),意指①爱、爱情;②古罗马爱神的名字,阿莫尔。那么,有没有纯粹的爱、奉之为信仰的爱呢?世界千变万化,人心难测,谁的手里握着“标准答案”?李斯佩克朵也只让读者看到了部分“参考答案”。正如她在《写作与生活》中所说“我写作不都是完成对某个东西的诠释,而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我并不想把所有东西都拿来写,有时候我只是为了尝试而想写一点东西”。

二

在13个故事中,《爱》这一篇因何令人爱不释手呢?

女性意识的觉醒、寻找、渴望、背叛、孤独等“喃喃细语”在另外12个故事中均有涉及,但唯独《爱》更完整地“表达”了家庭主妇的爱与不爱、幸与不幸、寻找与放弃,她不再是家庭的无意识附属品,她勤劳、善良、诚实,有自己笃定的事,具有独立的思考和精神人格,是李斯佩克朵笔下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李斯佩克朵的写作关注内在的表达、书写自我的真实,她试图用写作表达一种被遮蔽的、隐秘的、世人避而不谈的真实。她像掘井一样朝向“自身”,致力于内心世界的挖掘;是剔除年少轻狂、大悲大喜的喧嚣与呐喊,用极富灵性、独特而隐秘的女性絮叨,写出主人公“在发生和不断逝去的存在中,以某种倾斜于世界的姿态,接受生命真实的严峻考量,召见对自己直觉性的领悟”。

“安娜登上了电车,她有一点疲惫,买的东两把新网兜撑得变了形。她把东西抱在胸前,电车开动了。然后,她靠在座椅上,想坐得舒服些,满意地舒了口气。”这是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爱》的第一段文字,短短69个字,像一面慢镜头,不经意地将你从喧嚣的世界迅速拉进她的文字里。

这一段落里,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着安娜来展开的,安娜是主语,她登上电车、买了东西、抱在胸前、靠在座椅上、舒了一口气。我们并不知道安娜从哪儿来,但是通过“冰山式”地解说,从“半透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天,是家庭主妇安娜庸常的、日复一日的一天,这样的安娜也是不断重复的、不愿意自我的我,总之无论她从哪里来,此刻



李斯佩克朵

的目的是要“回家”去。

“电车”,是代替了步行、人力车,跨越了几个工业革命成果的高速的、发达的交通工具,安娜满怀希望地、郑重地“登”上了“电车”。毋庸置疑,她是被允许的,至少是买了票的,我们甚至可以再仁慈地一点假设她们曾经也是真心相爱、怦然心动擦出过火花的。然而这样的“电车”并没有带着安娜驶向幸福的目的地。她感到的是“疲惫”。正是在地按部就班地操持家务的间隙骤然袭来的,或许此时尚未蔓延,还没有放大的,是主观无意识,还没有被“点燃”,所以是“一点”疲惫。

疲惫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疲惫呢?好像很抱歉,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解释,李斯佩克朵用“撑得变了形”的网兜把这样的抽象的、虚无的“疲惫”具象化、实体化了。“买的东两把新网兜撑得变了形”,负载太多,纵然是“新”的一天,深呼吸后又“好”了起来,元气满满重新开始的一天,此刻,还是被“买的东两”撑变了形。

尽管如此,安娜还是很珍视这些“买的东两”,她把这些都“或沉重的、或琐碎的、或杂乱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此时读者还不知道抱着的是什么),安娜拿在手心里怕碎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像是抱住了所有的念想和希望,想要护送、陪伴“它们”平安去往目的地。

尽管如此,当电车紧急制动,她买的东两——鸡蛋,摔破了她的新网兜,抱在胸前的“鸡蛋”还是碎了一地。原来一直呵护的竟然是易碎品。

李斯佩克朵对鸡蛋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欢,《一只母鸡》(选自《家庭纽带》)《蛋与鸡》《爱的故事》(选自《隐秘的幸福》)三个短篇小说合称为“母鸡三部曲”,李斯佩克朵反复地玩味“鸡与蛋”,“鸡蛋是完美的、洁白的”,一只母鸡在蛋面前也会本能地显出她的母性,出于母

爱地全然忘记了周遭的危险,拍着翅膀守护着、温暖着、牺牲着、奉献着;鸡与蛋的关系,复杂而隐秘。

鸡蛋里孕育了新生命、新希望,李斯佩克朵却无情地写鸡蛋“碎了”,“在报纸的包裹里,鸡蛋破碎了。金黄而黏稠的蛋黄在网兜中滴落。”甚至于在《爱的故事》中,主人公“女孩”幡然醒悟,这一次,“爱更现实,不再罗曼蒂克,她以一种几近肉体的快乐去吃母鸡”,连蛋的影子都不见了,被早早地扼杀在“母体”摇篮里,更无情的是,当她由于“吃了它的肉、喝了它的血”,将母鸡的身体与她的身体融为一体后,这个女孩,这个本是“为爱而生”的生灵,最终成为了别人的“蛋”——“直到成为女人并有了男人”,“直到”似乎她一直没有停止杀戮、吃肉喝血,直到成为别人的“盘中餐”方才停止一般。

电车开动了,疲惫的安娜“靠”在椅子上(注意这里是她胸前还抱着鸡蛋),因为有了背部坚实的“依靠”尽管胸前抱着的东西异常沉重,她还是“满意地”舒了口气,感觉“舒服”。“安娜从心底需要感到事物坚实的根基。家庭暖暖地满足了她。”“没有尖锐的、极端的、像温水一样‘暖暖地’中一点一点消磨殆尽。”

三

“这是她想要的,也是她选择的”,当家庭主妇安娜舒服地乘坐电车走在幸福的快车道上的时候,无意间嚼着口香糖的盲人“击中”,女主人公安娜被日常琐碎生活压制、磨灭的女性自我意识瞬间被激活了,“清醒了、点燃了、原来一直都是自己编织的‘网兜’,作茧自缚把自己弄丢了。”

幸福的快车道是什么样子的呢?具体表现为“子女都很好……他们长大、洗澡、需要自己……厨房还算宽敞……公寓里很热,他们慢慢地还着房贷”,一副表面上看起来是父慈子孝、温情宁静的和谐家庭。但是,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宽敞的厨房里用着旧的家具,公寓里热却没有用空调,房子还是按揭,每个月得“慢慢地”还着贷款。安娜的生活并不富裕,她的这些“矫情”并不是贵妇人“饱暖思淫欲”的突发奇想、或寂寞的欲望。这样底层的、市井的生活里,女人柔弱的身体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们请不起佣人,安娜就是“家庭”的佣人,同时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男人在家庭中的“缺失”,难道仅仅是他无法抵制外面的诱惑?又或者是为了事业、养家不得不“起早贪黑”顾不上家?是个人的、单个的现象,还是社会的、集体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为了曾经爱情的些许欢喜荡然无存,只剩下“疲惫”的现实?是战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gz@163.com